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凍岐山

次日李興霸、高友乾上騎，城下搦戰，只要子牙出來答話。探馬報入相府，子牙曰：「何人應戰？」時金吒剛剛奉命下山，輔佐子牙，聞聲曰：「師叔，弟子領命。」哪吒也上前領命：「弟子願往。」金吒、哪吒二人出關，金吒兩口寶劍，哪吒登開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抵敵。四人交兵，只殺得靄靄紅雲籠宇宙，騰騰殺氣照山河。

不防哪吒將乾坤圈丟起，將高友乾打落豹下，再補上一劍，揮為兩段，一道靈魂也進封神臺去了。張桂芳、風林見高友乾身亡，縱馬使鎗，風林使狼牙棒，李興霸騎猱，拎方楞鋼沖殺過來。只聽西岐城裏一聲砲響，走出一員小將，還是一個光頭兒，銀冠銀甲，白馬長鎗，此乃黃飛虎第四子黃天祥。走馬殺到軍前，神武揚威，勇貫三軍，鎗法如驟雨。天祥刺斜裏一鎗，把風林挑下馬來，一魂也進封神臺去了。張桂芳料不能取勝，敗進行營。李興霸上帳自思：「吾四人前來助你，不料今日失利，喪吾三位道兄。你可修又書，速報聞兄，可求救至此，以泄今日之恨。」

張桂芳依言，忙作告急文書，差官星夜進朝歌。姜子牙得勝回西岐，陞銀安殿。眾將報功。子牙羨黃天祥走馬鎗挑風林。金吒曰：「師叔，今日之勝，不可停留，明日會戰，一陣成功，張桂芳可破也。」子牙曰：「善。」次日，子牙點眾將出城，三軍吶喊，軍威大振，坐名要張桂芳。桂芳聽報大怒：「自來提兵未曾挫銳，今日反被小人欺侮，氣殺我也！」忙上馬布開陣勢，到轅門，指子牙大喝曰：「反賊！怎敢欺侮天朝元帥！與你立見雌雄。」縱馬持鎗殺來。

子牙後面黃天祥出馬，與桂芳雙鎗並舉，一場大戰：黃天祥大戰張桂芳，三十合未分上下。子牙傳令：「點鼓。」此軍中之法：鼓進，金止。周營數十騎，左右搶出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夏、叔隨、季隨、季騶、毛公遂、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呂公望、南宮适、辛甲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天、黃明、周紀等，圍裏上來，把張桂芳圍在核心。好張桂芳，似弄風猛虎，酒醉斑彪，抵擋周將，全無懼怯。子牙命金吒道：「你去戰李興霸；我用打神鞭助你今日成功。」金吒聽命，拽步而來。李興霸坐在猱上，見一道童忽搶來，催開猱，提鋼就打。金吒舉寶劍急架相迎。未及數合，只見哪吒登風火輪，搖鎗直刺李興霸。興霸用鋼急架相還。子牙在四不相上，方祭打神鞭。

李興霸見勢不能取勝，把猱一拍，那獸四足騰起風雲，逃脫去了。哪吒見走了李興霸，登輪直殺進桂芳核心來。晁田弟兄二人在罵上大呼曰：「張桂芳早下馬歸降，免爾一死，吾等共享太平！」張桂芳大罵：「叛逆匹夫！捐軀報國，盡命則忠，豈若爾輩貪生而損名節也！」從清晨只殺到午牌時分，桂芳料不能出，大叫：「紂王陛下！臣不能報國立功，一死以盡臣節！」自轉鎗一刺，桂芳撞下鞍鞵，一點靈魂往封神臺來，清福神引進去了。桂芳已死，人馬也有降西岐者，也有回關者。子牙得勝進城，入府上殿，各報其功。子牙見今日眾將英雄可喜。李興霸逃脫重圍，慌忙疾走。猱正行，飄然落在一山。道人見坐騎落下，滾鞍下地，倚松靠石，少憩片時；自曰：「吾在九龍島修煉多年，豈料西岐有失，愧回海島，羞見道中朋友。如今且往朝歌城去，與聞兄共議，報今日之恨也。」方欲起身，只聽得山上有人唱道情而來。道人回首一看，原來是一道童：「天使還玄得做仙，做仙隨處踏青天。此言勿謂吾狂妄，得意回時合自然。」

那道童唱著行來，見李興霸打稽首：「道者請了！」興霸答禮。道童曰：「老師那一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」興霸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士李興霸；因助張桂芳西岐失利，在此少坐片時。道童，你往那裏來？」道童大喜：「我不是別人，我乃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徒弟木吒是也；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師叔姜子牙門下，立功滅紂。我臨行時，吾師曾說：你要遇著李興霸，捉他去西岐見子牙為贖見。豈知恰恰遇你。」李興霸大笑：「好孽障！焉敢欺吾太甚！」拎鋼劈頭就打。木吒執劍急架忙迎，劍鋼相交。木吒背上寶劍兩口，名曰：「吳鉤」。此劍乃「干將」、「鏌耶」之流，分有雌雄。木吒把左肩一搖，那雄劍起去，橫在空中，磨了一磨。可怜李興霸千年修煉，一時血染衣襟，一魂去封神臺去了。木吒將興霸尸骸掩了，借土遁往西岐來，進城，至相府，至殿前下拜。

子牙問曰：「那裏來的？」金吒在傍言曰：「此是弟子兄弟木吒，在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學藝。」子牙曰：「兄弟三人濟佐明主，簡篇萬年，史冊傳揚不朽。」西岐日盛。汜水關韓榮報入太師府，聞太師拆開一看，拍案大呼曰：「道兄你卻為著何事，死於非命！吾位極人臣，受國恩如同泰山，只因國事艱難，使我不敢擅離，今見此報，使吾痛入骨髓！」忙傳令：「點鼓聚將。」只見銀安殿三咚鼓響，一千眾將參謁太師。太師曰：「前日吾邀九龍島四道友協助張桂芳，不料死了三位；風林陣亡。今與諸將共議，誰為國家輔張桂芳破西岐走一遭？」

左軍上將軍魯雄年紀高大，上殿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聞太師看時，左軍上將軍魯雄蒼髯皓首上殿。太師曰：「老將軍年紀高大，猶恐不足成功。」魯雄笑曰：「太師在上：為將行兵，先察天時，後觀地利，中曉人和。定自然之理，決勝負之機，神運用之權，藏不窮之智，此乃為將之道，何愁不成？」太師聞言，忙傳令：「命費仲、尤渾為參軍。」軍政司將二臣令至殿前。費仲、尤渾見太師行禮畢。太師曰：「方今張桂芳失機，風林陣亡，魯雄協助；少二名參軍。老夫將二位大夫為參贊機務，征勦西岐；旋師之日，其功莫大。」費、尤聽罷，魂魄潛消：「太師在上：職任文家，不諳武事；恐誤國家重務。」太師曰：「二位有隨機應變之才，通達時務之變，可以參贊軍機，以襄魯將軍不逮，總是為朝廷出力。況如今國事艱難，當得輔君為國，豈可彼此推諉。左右，取參軍印來！」

費、尤二人落在圈套之中，只得掛印。簪花，遞酒，太師發銅符，點人馬五萬協助張桂芳。

魯雄擇吉日，祭寶纛旗，殺牛，宰馬，不日起兵。此時夏末秋初，天氣酷暑，三軍鐵甲單衣好難走，馬軍兩汗長流，步卒人人喘息。

魯雄人馬出五關，一路行來。有探馬報與魯雄曰：「張總兵失機陣亡。首級號令在西岐東門，請軍令定奪。」

魯雄聞報大驚曰：「桂芳已死，吾師不必行，且安營。」問：「前面是甚麼所在？」

探馬回報：「是西岐山。」

魯雄傳令：「茂林深處安營。」命軍政司修告急文書報太師。

子牙自從斬了張桂芳，李姓兄弟三人都到西岐，兵精馬壯，軍心大震。

一日子牙陞相府，有報馬報入府來：「西岐山有一枝人馬扎營。」子牙已知其詳。前日清福神來報，封神臺已造完，張掛「封神榜」，如今正要祭臺。傳令：「命南宮适、武吉點五千人馬，往岐山安營，阻塞路口，不放他人馬過來。」二將領命，隨即點人馬出城。

一聲炮響，七十里望見岐山一枝人馬，乃成湯號色，南宮适對陣安下營寨。天氣炎熱，三軍站立不住，空中火傘施張。

武吉對南宮适曰：「吾師令我二人出城，此處安營，難為三軍枯渴，又無樹木遮蓋，恐三軍心有怨言。」當日無話。

次日，有辛甲至營相見，丞相有令：「命把人馬調上岐山頂上去安營。」

二將聽罷，甚是驚訝。武吉曰：「此時天氣熱不可當，還上山去，死之速矣！」

辛甲曰：「軍令怎違，只得如此。」二將點兵上山。三軍怕熱，張口喘息，著實難當；又要造飯，取水不便，軍士俱埋怨。

魯雄屯兵在茂林深處，見岐山上有人安營，紂兵大笑：「此時天氣，山上安營，不過三日，不戰自死！」魯雄只等救兵交戰。

至次日，子牙領三千人馬出城，往西岐出來。南宮适、武吉下山迎接，上山合兵一處。八千人馬在山上絞起了幔帳。

子牙坐在帳中，令武吉：「營後築一土臺，高三尺。速去築來！」武吉領命。

西岐幸免催遣車輛許多飾物，報與子牙。子牙令搬進行營，散飾物。眾軍看見，痴呆半晌。子牙點名給散，一名一個棉襖，一個斗笠，領將下去。

眾軍笑曰：「吾等穿將起來，死的更快了！」

至晚，武吉回令：「土臺造完。」

子牙上臺，披髮仗劍，望東崑崙下拜。布置斗，行玄術，念靈章，發符水。作法畢，霎時狂風大作，只刮的颯颯灰塵，霧迷世界，眾將校兩眼難睜。

魯雄在帳內見狂風大作，熱氣全無，大喜曰：「若聞太師點兵出關，正好廝殺，溫和天氣。」

費仲、尤渾曰：「天子洪福齊天，故有涼風相助。」那風一發勝了，如猛虎一般。

三軍歎曰：「天時不正，國家不祥，故有此異事。」過了一兩個時辰，半空中飄飄蕩蕩落下雪花來。紂兵怨言：「吾等單衣鐵甲，怎耐凜冽嚴威！」正在那裏埋怨，不一時，鵝毛片片，亂舞梨花。

魯雄在軍中對費、尤曰：「七月秋天，降此大雪，世之罕見。」魯雄年邁，怎禁得這等寒冷。費、尤二人亦無計可施，三軍都凍壞了。

子牙在岐山上，軍士人人穿起棉襖，帶起斗笠，感丞相恩德，無不稱謝。

子牙問：「雪深幾尺？」

武吉回話：「山頂上深二尺，山腳下風旋下去，深有四五尺。」

子牙復上土臺，披髮仗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把空中彤雲散去，現出紅日當空。一輪火傘，霎時雪都化水，往山下一聲響，水去的急，聚在山凹裏。

子牙見雪消水急，滾湧下山，忙發符印，又刮大風。只見陰雲佈合，把太陽掩了。風狂凍冽，不亞嚴冬。霎時間把岐山凍作一塊汪洋。

子牙出營來，看紂營旛幟盡倒；命南宮适、武吉二將：「帶二十名刀斧手下山，進紂營，把首將拿來！」

二將下山，逕入營中。見三軍凍在冰裏，將死者且多；又見魯雄、費仲、尤渾三將在中軍。刀斧手上前擒捉，如同囊中取鈔一般，把三人捉上山來見子牙。